

清·鮑廷博輯

知不足齋叢書

六

中文出版社

第六冊

碧血錄 ^{二冊} (明黃煜)	三四六一
逍遙集 ^二 (宋潘閔)	三五二七
百正集 ^三 (宋連文鳳)	三五三七
張子野詞 ^{二冊} (宋張先)	三五五九
貞居詞 ^二 (宋張天雨)	三五八七
籟記 ^二 (陳叔齊)	三五九九
潛虛 ^{二冊} (宋司馬光)	三六一一
袁氏世範 ^三 (宋袁采)	三六四一
集事詩鑒 ^二 (宋袁采)	三六八八
天水冰山錄 ^二 (清周石林)	三七〇一
鈴山堂書畫記 ^二 (明文嘉)	三八四六
新唐書糾繆 ^{二〇} (宋吳縝)	三八五七
洞霄圖志 ^二 (元鄧牧)	三九九九
聲隅子 ^二 (宋黃晞)	四〇七九
世粹 ^二 (明袁褰)	四〇九三

碧玉血錄

碧血序

鄭 鄭

逆璫毒流天下縉紳最烈楊左六君子之迹爲最先未幾繆周七君子繼之讀燕客目擊所紀拷掠之慘振古未聞起家詩書者乃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千天象下發芝祥日星河嶽豈偶然哉三尺童子爭誦說無不思覩其遺文是編則皆銀鐙後筆也楊中丞諸篇草於鎮撫血肉淋漓之餘讀之可涕可舞至於刀砍東風聞道矣魏給諫自譜於檻車道上微生平爲詳中及同志矛盾

碧血序

知不足齋叢書

語存其真不欲刪從來小人之乘君子未有不起於君子之自隙者也後之君子是可以觀顧憲剛既發西曹已濱九死作自敘多微詞其生平有不盡言亦猶古君子之道也繆宮諭自錄成於閒述一俄頃妻子環泣叱勿亂我恐後無知我者遂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高中丞寥寥數言投淵以死不辱身不辱國就義從容蓋中丞之志也李侍御詩婉而刺誦至業因修省之句令人萬念灰冷古來忠節文章到頭入道厥有由哉同事君子十三人惟六人有迹然讀此

可知其餘事同心同患同夫何優劣之有抑余因是而歎生死之難也孔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蓋不殺身仁不能成不舍生義不可取故必破生死之關而後能求仁義之是匹夫匹婦意有決於一往而不必善其後至達官長者則并一往之氣盡劇於富貴利祿中矣夫惟神閒力定視死生如旦暮而後言所欲言爲所欲爲乃至劒樹刀山而此中不動其所以撐拄天下者心也非氣也嗚呼此諸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偶見有鈔傳一二者漏網之媚遂猖獗焉或勸是編勿傳而吾友人毅然傳之謂明聖御天恩隆贈恤忠魂如日逆案如山自非彪虎兒孫何至以觸忌相格處不諱之朝留不死之論此而不傳誰當傳者嗚呼斯亦可尙也已楊中丞云虛存忠直肝腸化作甚安碧血遂取以爲額若夫大節昌言載在國史生平著述各詳家乘者悉不具錄

碧血序

知不足齋叢書

碧血錄序

武進趙懷玉撰

烏庠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官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刑淫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修段熲輩一二儉人明則閉部重臣封疆大吏貢諛獻媚爲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闥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擄擄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燭誣先聖有請歲祀遊闕如孔子

碧血錄序

知不足齋叢書

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爲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褒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家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謁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堵柱其間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漸滅尙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吹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餗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

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涸跡輿傳傳其筆札以徵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者耶惜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并其名沒不傳也聞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難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迫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主之彼星紀告戒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唐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鏤以屬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綈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憐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並烈逆禍遍寰宇吾都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九域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與有榮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爲神往也既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碧血錄序

知不足齋叢書

碧血錄目

黃 煜 秉 次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還原銀以旌

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煥字闇夫號元白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

遺書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

諡給贍銀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連字文瑞

碧血錄目

一知不足齋叢書

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

月逮詔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

蔭諡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字遺直號

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

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河南道監

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宇山東濟南府武定

州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特祠諡

葬祠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

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

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

碧血錄目

二知不足齋叢書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東昌府南城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

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敘

書判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諡原任吏部尚書

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天

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戌死遺書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宇字

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

三月提問戌死遺書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 號繩北直

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擺

站死遺書

碧血錄目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贖銀五百兩

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宣伯號邵五河

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 號洞初江西吉安

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

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奉旨議謚原任江

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
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

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

死遺書

欽贈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左春

坊左諭德繆昌期字常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

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碧血錄目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祠祭葬蔭謚原任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直隸蘇州

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巡撫應

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

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

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 未到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

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福建道監

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

署血錄目

五知不足齋叢書

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誠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山東道監

察御史黃尊素字真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

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 未到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案字 號心一陝西西

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寅 月逮詔獄死 書

無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略

碧血錄目

六知不足齋叢書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鈴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與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

碧血錄題辭

一知不足齋叢書

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愛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

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詔附惻惠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迫其身既磨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蠹據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書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

碧血錄題辭

一知不足齋叢書

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毯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開閤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子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弨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碧血錄題辭

三
知不足齋

碧血錄下

古
知不足齋

碧血錄上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爲心不欲辨聊一自不辨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

碧血錄上

一知不足盡數書

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養一命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

碧血錄上

二知不足盡數書

長途銀鑄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繫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卽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賊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饑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賊爲緣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叩九

開不得苦求自絕明雖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雖死則讎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

碧血錄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擯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日踰牆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鎬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勝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

之事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恹恹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

碧血錄上

四知不足齋叢書

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如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讎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數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連所敢必也若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

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蒼宏碧血雷爲干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疆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卽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其畱心卽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讎大廷尋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愆不長

碧血錄上

五知不足齋叢書

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氏氣殿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他有讎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卽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

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養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躁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癡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

碧血錄上

六知不足齋叢書

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卽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血書

遽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憐人久捋七尺不復挂
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
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臧私殺人獻媚
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遂窮身非鐵石有
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
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劓憲臣曾受顧
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
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

署血錄上

七知不足齋叢書

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魏廓園先生自譜

昔年譜稿前

皆在轎中偶憶筆畫添註恐俱難認

此稿第當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此譜開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歷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
者以洪武開諱伴者爲初祖祖塋於徐成三十九年
成三編成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婚家補伍予

署血錄上

八知不足齋叢書

家乃西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
人今在大理者爲眞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
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眞母亦金氏又所傳眞子遷
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眞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
支絕顯爲子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子曾大父隱
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繼川
府君府君以子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子
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
子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恩贈禮科

左給事中己又以子陞吏科都給事中以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尙仍八品之舊先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邇追奪之命無虛日子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褫削恩特隆故敘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徭家破田廬服物朝夕鬻鬻盡嗷嗷五口悉賴先孺人十指矣既屋廬析而先孺人又姪子彌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貧而獨居畱與同居及宿衾稠敝爛先都諫先孺人時對紉其裙輔之寒或益以短裘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壁棟開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爲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子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子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爲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碧血錄上

十知不足齋叢書

先都諫授蒙於鄔家村從家相就一姊歸於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汗漬腰以爲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於陶之凌巷徙家相就日置子於膝授諸弟子誦子聞所授孝經大學諸書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碧血錄上

十知不足齋叢書

是歲先都諫課子讀讀能強記課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事一二條睡醒卽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子散步輒詣先孺人緯車側先孺人背常負痛命子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缺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竝授過目輒誦

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做人稱爲小先生諸弟子有時持畫扇者至爲題味其上

十一年癸未九歲

予八九歲時家常井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浙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妹菜羹耳至課讀稍弗中程筆杖輒數十下不少卹先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閒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

碧血錄上

上知不足齋叢書

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於村童中頗負類異之譽抱女者多欲得以爲婿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者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惺寔擇婿頗殷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既急予婿而先都諫復急予讀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受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灼者因說言錢

業已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錢婿初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允濟宏先生因往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於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予往隨學未幾錢甚病主人亦死呂雲巖館予族因往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於趙巷蕩之短濱族叔月臺合孫

碧血錄上

上知不足齋叢書

竹亭抗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共業先都諫率予往附月臺弗許強而後可蓋人情忤予之慧憚予之優幸予之貧奪予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噉沈師謝予子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優予曰既兩人優則奈何謝予一人辭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入成章焉入秋遷館於孫每見竹亭述少年從王龍溪游與君與叔及沈師誦說陽明正齋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

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錢公之女婿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於鹿胡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之好師友間於是沈元封先生願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願授餐鹿胡先生若主之焉者率予詣學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竟學九月叔父君與省試下第歸先都諫日裏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肉之屬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惑

碧血錄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虛予之質而底於無成也說書則叔父不躬說書則令予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笑曰汝初說已近吾怪汝之類而思弗沈耳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先正一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閱或閱半兩令續或閱邊而令偶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則廢歌互替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

假予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今安得如此明師哉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廣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廢耳不如其住基恂基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析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畝餘歸先都諫三叔之入人質買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先都諫旦得之而夕售之充余脩脯膏鹽之費從金鳳臺先生於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嫺笑藉藉子又娉第銳於舉業每一追憶痛恨欲死

碧血錄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束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於子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饔飧又弗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賒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衆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脩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於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彷徨無所歸徒家塾耳一日問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